

古
豐
識
畧
七



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夫
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入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中原未遑遠畧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

漸强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

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

即塔爾巴哈台曰

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

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

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隣勢俱張甚康熙

中綽羅斯渾台吉死于僧格立僧格死于索諾木阿

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為準噶爾汗旋

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

即鄂爾
齊圖兼有

四衛拉特復南催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
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
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
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
聞我

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
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
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
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

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干
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為意也二十七年夏噶
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
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丹台吉拒戰
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
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即揚言大國兵
來救已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
爾丹知我兵不為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
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
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

十萬象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於九月投漠南款
關乞降

聖祖命尚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
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
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

上勅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既兼有回
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
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為名
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尚書阿爾尼以蒙古
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爭

取陣遂亂反為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蒙
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
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於朝下詔

親征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為左翼皇子允禩
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甯為右翼出
喜峰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戰復不利收軍準噶

爾遂乘勝長驅而南

烏朱穆秦亦內蒙古部落之一
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

作沁里秦一深入烏闌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

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我撫
遠大將軍遇賊於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
爾喀讐人闌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
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昇我即當班師翼日我
軍進擊大戰于烏闌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
水以萬駝縛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濕氊環列如柵
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鈎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
陣以火器為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
斃於礮額且仆陣斷為二步騎爭先臨陣左翼兵又
遠山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翼日遣西藏

刺麻濟隆來軍卑詞乞和奏聞

詔速進兵無墮賊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即拔營由克
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
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
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
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羈留之而噶爾丹逸
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
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鑿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
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

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
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
於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鑿三十一年五月噶爾
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
將軍費揚古遣兵迎詰且過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
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

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

時噶爾丹兄子策妄拉
布坦為噶爾丹所迫遣

使入貢故我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已科爾
遣使報之
沁土謝圖王以聞

上以前此烏闌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
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偽許內應而預
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果率騎三萬入
寇沿克魯倫河而下侵掠至巴顏烏闌自秋徂冬據
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
且大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
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
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

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過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甯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碩不宜車乃留大倅惟駝子母倅以行每駐營

上親村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窮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徧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

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
伊桑阿等力請回鑾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
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
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
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
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
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尚不信登北孟

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以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
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
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亘瀚海東
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

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
知賊已喪膽遂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搜討巴顏
烏闌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命內大
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

途欲拒戰於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
重及漿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於昭莫多昭莫
多者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祖破尙魯台地在肯特
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
嶺千仞如屏為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
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
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為主以逸待勞不可距
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
薈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却誘賊至昭莫
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

臘河陣於西兼備林中伏賊遵

上所授方畧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

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

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籐牌繼之每進輒

以拒馬木列前自固

趙氏記謂以拒馬木擁於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

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衝青武剛車自環之意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

列於後賊冒矢銃鏖戰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

皆震費揚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

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重山上

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進北三十餘里天明收

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
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頗哲敢
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
至是亦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
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饗士獻厄魯特
之俘彈箏笛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箏口辯有膽氣兼
能漢語

上賜之漣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

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今虜我使歌我欲走
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
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為御營諸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及班師也皇長子統後營為

殿六月

駕至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
歸其伊犁舊部落盡為兒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
爾泰山以西皆非已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

牲畜皆盡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陽絕叛去至是欲西
歸伊犁則畏策妄那布坦之偏欲南投烏斯藏則道
遠不能至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

河有我師餘糧運回甯夏

翁金河一作甯金河與推
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

杭愛山之西向爾泰山之東我西師留儲糧餉以待
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餘糧無
用焚棄乃遣兵數千伏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為我副
而歸

都統祖良壁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
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為
我青海副都統所擒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
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乘其窮感欲降之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
妄拉布坦協擒噶爾丹遣使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
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多斯旗
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
喀恩例招撫之否即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
書嘆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
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於磧冰泮於河是天助
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
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

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甯夏設驛以
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三十六年春
二月

駕復渡黃河幸甯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
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喀密為回人擒獻所獵
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對
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欵附密嚮導大兵深入又策
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
進退無地不知所為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

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

上自甯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

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

子授侍衛女嫁侍衛

至阿爾泰山為策妄那布坦奏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

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已內越烏珠穆秦而南故未渡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征

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言瀚海水草雖乏然脈泉

攀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升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

瀚海亦非平地沙岡

綿亘無寸土惟插漢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
至克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
魯倫河知其無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
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
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
天殛故未渡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
還故

聖祖親勞之於歸化城是為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

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

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設衛于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

追丸刺皆飲馬於臚胸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

難一作斡河而還臚胸即克魯倫河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所戰

地少東為斡難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

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

愛山而西也是明祖車轍馬跡與李文忠邱福所軍

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

音諾顏札薩克而部明人張皇遠有回視北斗在南

之侈矣

原注業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尚未正及天項若成祖所至克魯倫

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即在南手

我

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

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失

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

之浚稽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髡騎所封之狼居胥

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窳顏山出定襄塞千餘

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坤河左右興安嶺

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為何峯

陳希曾重立義學碑記

任山西學政所著有

撲谷
齋稿

我

國家誕敷文教學校如林自通都大邑以迄山陬海
澨罔不蒸蒸向化家有塾黨有庠而國有學也即邊
徼羈縻之地為自古聲教所未通者今亦野無匿秀
人知向方任任以義名其學而或者限于地絀于財
經始者未得其人繼起者未振其緒則其學亦終不
立此固賴存心之公愛人之切魯魯然全其始要其
終而後其事以集其功以成歸化城為三晉藩衛觀
蔡德公蒞任有年所以通高惠工者成效已彰彰矣

而尤以興教勸學為先務舊有義學久廢不舉公亟
謀更建之度地於道署之右捐廉為屬吏倡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落成屬予為文以記之且語予曰地近
官廨集生徒數十人其長者課以文藝勉之絀華崇
實以敦品制行為大端其幼者與之繹經義課記誦
并出絹素毫翰以鼓舞之或日一至焉或二三日一
至焉樂此不為疲也予聞之喜曰此邦人士何幸得
嘉惠儒林教學為先諄諄如公者哉知化民成俗之
必由於學也而以身先之知遜志時敏之厥修乃來
也而以勤董之知入學者校離經辨志之不可凌節

而施也而次第以及之知觀摩有自復虞彼之苦其
難而不知其益也而獎賞以誘之夫豈徒高其坦宏
其宇為寒士謀棲避之所哉蓋欲襍被而來者之實
能相與有成也然則公之好學深思其存心之公愛
人之切亦概可知矣予視學此邦凡使節所至靡不
以先德行而後文藝為士子勛每進諸生於庭拳拳
懇懇勉其所已能而掖其所未至蓋獎誘後進之思
與公實有同心焉幸與公同事一方樂其心之相契
而尤嘆是舉之德施於無窮也異日者化成俗美風
聲所樹將見擔簦負笈者接踵而來斷斷然相與絃

誦服習於其中吾知必有瑰奇特出之士倘儻不羈
之才出而宣揚

郵治黼黻

皇猷而歸本於振興厚序翕然稱公之德於不衰則
公之培養士氣作育人材以上副

聖天子觀文成化之治者雖邊徼羈縻之地固無殊
於通都大邑也予故樂為之書并為肄業者勗焉

鍾秀上撫憲稟

為謹就所屬情形酌請變通各廳陞調章程開具節
畧恭呈憲鑑事竊查道屬各廳本係土默特蒙古牧

地南接邊牆西臨黃河東界察哈爾鑲藍旗北界大
青山後烏闌察布源泉北蘇圖山等處廣袤千餘里
三面毗連外藩

國初擴入版圖漸置牧吏先設歸化城副都統蒙民
理事同知暨協理筆帖式七員分理其事至乾隆初
新築綏遠城徙右衛將軍并分駐防旗兵鎮守其地
始設綏遠糧餉理事同知倉庫大使裁去七協改設
各廳通判添駐道員又於各廳設管獄分所各巡檢
官制由斯而定治具由是而張凡地方應行事宜立
法已無可議惟是要荒僻遠終與腹地不同約舉情

形其難有四內地州縣不過三二百里而各廳轄境數百里之外兼管外藩遇有命盜等案亦歸勘驗清水河托克托城兩廳分管準噶爾一旗各數百里歸化城則兼管四子部落茂明安達爾漢三部薩拉齊則兼管烏拉特東西中公達拉特貝子杭錦郡王等五部自千餘里至二三千不等程途往返動輒兼旬傳証緝凶每多窳區外藩廣於分壤實有鞭長莫及之虞則難於控制口內糧地肥瘠不同而口外沙漠之區膏鮮沃壤各廳惟綏遠經營之渾津黑河莊頭地糧尚可年清年款其餘如清和兩廳山坡硯

確屢報逃荒薩托濱臨黃河時虞水患歸化糧地極
多皆遠在山後極寒之地春末開凍秋初墮霜統年
燠少寒多禾稼難以長發稻粱菽麥本非朔地所生
蒿籽油菽亦皆視為嘉穀勞於耕作而薄於收成故
各廳雖有徵銀徵粟之殊類皆完納維艱逋逃甚易
則難於催徵安民之端莫先除暴而口外地方寥廓
草地處處可通賊騎便于往來兵役難于掩捕自歸
綏兩城而外官民均係野處街市無城郭之固村落
無堡寨可憑雖有營汛卡倫勢難徧及兼以七廳錯
壤九旗毗連近接外藩遠通各省刺麻蒙回燕晉秦

隴之人無所不有詰之不可窮詰追之無可追尋故
口外為盜賊之淵藪而緝捕甚難唐魏之風素稱淳
樸而口外則五方雜處刁野成風細微之端即起爭
訟且蒙民交涉事件須由副都統委員會審事權不
一辦理諸形掣肘歸薩兩廳自外藩陸續放地以來
又添數十村至百餘村不等蒙民間雜耕牧錯居或
一地而租而地戶自相爭奪或先放後逐而蒙漢激
成事端艱鉅頻仍無從措手則撫綏聽斷在在均難
至于口外血脈全在商人從前南北暢行故地方繁
庶泉布流通窮民為人傭工力作亦可藉資餬口近

年道途不靖時事多艱鋪主歇業收貨行商聞而裹足塵市日形蕭索貧民艱于謀生以致匪竊流行搶劫疊出此又地方凋敝諸事增劇之一端不僅有妨於關雎也夫以邊外之難治值近日之情形自非精明諳練通權達變之員鮮克有濟而各廳多由京外筆帖式簡補與各省撫民撫彝同知曾任州縣者有別其間豈乏人材未免短于歷練膺此盤錯之任殊難措置裕如所以口外治理未能日見起色者殆由于此故處今日而圖整頓莫先于為地方求人才為地方求人才自宜少廣陞途而酌優甄叙查各廳中

經和清托四廳係中簡之缺而由內院報滿及京察
記名之筆帖式銓補歸薩兩廳均係兼四要缺而由
口外各廳中陞調定例本有區別第思記名并報滿
筆帖式以之補授中簡之區尚可勝任似不必盡議
更張惟歸薩最關緊要若僅選諸各廳未免遊才途
隘得人較難倘適遇乏才之時亦不得不就中陞調
似非所以重繁要而求循良查各廳員向以補授筆
帖式為始論俸推陞員外郎部選甚速雖有奏請暫
留三年之案而年滿仍轉京職竊以內地州縣亦係
論俸推陞如有出色人員即由本省陞轉歸薩二廳

緊要過于州縣如果任重有餘正可留為外用若聽其推陞京職幾無異置散投閒未免人才可惜今欲籌議變通除中簡各廳銓補陞轉及奏請暫留似可仍循其舊不必更議外其歸薩兩廳缺出擬請仍先儘各廳選擇如無可調之人即由內地旗員繁簡州縣及簡缺回通內陞調如任事一二年後實在得力准由道詳請保奏將論俸推陞注銷留於本省以知府同知直隸州酌量補用如此量為變通庶陞途較廣要缺易于得人而有此外轉一途既可久於其任亦可藉資鼓勵似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且查口外

各廳介在內地外藩之間而歸薩而廳形勢尤居吭
背若地方靜謐風化肅然實為三晉北面之藩蔽故
兩廳之得人與否不但有關於吏治且有關於邊防
值此多事之秋不敢不豫為籌及倘蒙憲台採擇而
昌言焉則疆圉之幸也至口外專轄地方者七廳道
屬五廳大朔所屬二廳其中緊要三缺歸化豐鎮均
設同知惟薩拉齊則設通判未免缺同銜吳查薩廳
政務繁難較之歸豐兩廳有過之無不及且該廳接
壤烏拉特等五旗與外藩王公貝子時有會辦事件
僅以通判臨莅其間似不足以資彈壓所有薩拉齊

一缺可否照豐鎮之例改為理事同知以崇體制之

處謹為附陳并候鈞裁謹稟

此稟因中丞陞任四川制軍啟節在即未經入

告然於此間政務頗有指陳存之以俟採擇為幸

附各廳查稟地方情形

歸化城

一廳屬南界一間房子村距城九十餘里北界四子等旗距城三百餘里東界速魯圖村距城二

百餘里西界察素齊村距城百餘里其間游民居多宵小易發雖派役沿途巡察而路途遙遠

并無墩鋪防汛設有失事鞭長莫及不能及時弋獲此緝捕盜賊之難也

一廳屬每年人命案件總不下二三十起尚有外藩三旗命案亦歸歸化同知驗訊辦理近者數

百里遠者千餘里往返需時各該旗蒙民人等均係散居並無甲隣或租種旗地攬放牲畜情

性刁野遇有命案多有狡諱鮮得實情此審理命案之難也

一廳屬五方雜處蒙民交涉命盜詞訟本極繁多自嘉慶十五年道光二十二年大青山後沙拉穆楞姑西開放牧地以來又添茂諾爾聚寶莊等數十村地戶爭訟更繁且蒙民交涉之案由都統派委蒙員會審并有將軍都統本道衙門以別廳審解之案情罪未協飭委審辦者幾無虛日如內有應質要証必須傳案質訊而民無土著非回原籍即出外謀生查傳非易此審鞫詞訟之難也

一本廳監獄人犯本已不少兼有外藩齊濟爾噶克一盟并克魯鄂城卑臣汗四子部落達爾漢茂明安各旗人犯均解來寄禁又有各廳拈解人犯蒙本道飭發收監統計總在百名以上因需嚴加稽察以免逃脫而人數太眾又復頑悍性成稽察稍有未周即可滋成事端此所難監獄之難也

一編查保甲原為弭盜安良屢奉憲檄飭令實力妥辦無如廳屬地方情形與內地不同除本城

以及附近各村尚能遵照憲定章程辦理外其
離城寫遠之處多係無業游民逸移靡定并有
搭蓋窩鋪暫居隨地與人牧畜或割草度日旋
往別處謀生既無牌甲之可編又無籍貫之可
考此編查保甲之難也

和林格爾

一廳屬周圍計六百餘里共村莊二百二十八處
其蒙古村莊一百四十四處多係口內忻代等
州祁縣太原太谷陽曲大同左雲平魯等縣民
人祖種蒙古地畝在內居住其民人糧地村莊

八十四處並無蒙古在內
一廳屬官地共三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二畝五

分五厘七毫額徵本色米三千二百六十五石
四斗九升八合四勺銀折米二千三百三十二

石一升九合七勺

一廳屬五旗廠地共七百二十三頃四十八畝額

徵銀一千一十三兩三錢七分三厘隨徵耗銀
五十兩六錢六分三厘

一廳屬蒙古廠地共二百八十八頃九十三畝六分
四厘額徵銀五百四十六兩六錢七分四厘又
鰥寡孤獨蒙古地六十六頃九十五畝額徵銀
七十七兩七錢五分一厘

一和廳舊係南北街逢自咸豐四年甯遠廳新開
東路畧商利其捷徑俱由東路行走以致商賈
稀少而官差仍絡繹不絕舊開設典當舖二十
七家現僅十二家舊開設菓店九家現僅三家

其他舖戶可知
一和廳徵糧官地多任山坡五旗蒙古廠地雖在
平川而土脈瘠薄異常原先墾種時均賴浮面
肥土尚堪滋潤嗣後愈耕愈瘠收成日歉每畝

種子二升約收二斗前種穀黍油蕎麥等近被
沙土擁蝕多種蒿籽收成益薄催徵益難兼以
口外地寒三四月間青黃不接上忙徵收不過

具文下忙追呼稍急種地者輒合戶逃走催科
之難較他處尤甚

一和廳除物阜等里及五旗馬廠並無蒙古吃租
地畝餘俱係蒙古戶口地租給內地民人耕種

相沿日久轉租者漸多原約既不跟隨新約又

後草率只載一段一條並無確實畝數甚或以
後種樹木指為舊有相連地土越畔新開與訟
紛紛聽斷最難得實
一和廳村落多係土牆間有並院牆俱無者鼠竊
最易生心賴以民戶瘠苦穿窬尚不多見惟馬
上盜匪三兩同行蒙回莫辨遇有官人盤詰則
說稱販馬遇孤身行客輒下馬搶奪廳屬東南
山路險阻每易藏匿西北平原曠野一鞭十里
追捕無從雖派役來往梭巡緝捕實非易易

薩拉齊

一薩廳兼管烏拉特三不達拉特貝子杭錦旗郡
王等五部周圍數千里遇有命盜各案均歸薩
廳辦理往返勘驗經旬累月鞭長莫及未免有
顧此失彼之虞此不特內地州縣所絕無即口
外各廳亦未有如是之幅員遠闊者也
一廳屬糧地各村濱臨黃河每年春夏秋三季河

水漲發輒將沿河堤壩衝決致受水患必須累
年興修工費頗鉅民力十分疲困甚至藉口隄

工經費輸納不能以時縱遇豐年其糧銀尚多
拖欠凶歲更不待言此催科甚難而撫字亦不

易也

一廳屬周圍五六百里蒙古回漢五方雜處並無

土著居民其情形頗與歸化城相似然三面毗

連外藩浸淫濡染較歸化城人情更覺刁野其

蒙民交涉案件人証最難集傳蒙古則必須咨

提外藩每多袒護寄民則私自逃回原籍無從

關查縱使一一喚齊又須詳請副都統派委蒙

員會審其中棘手之處種種驟難縷陳此訟獄

之未易聽斷也

一薩廳近臨黃河其上流自甘肅至外藩各旗界

內及河套等處曲折一千餘里始流入境兩岸

時有賊匪潛匿出沒無常凡有往來船筏該匪

等阻攔訛索肆行搶奪如馬成彪李錦各案現

雖多派幹役咨會各旗嚴行緝拿河路尚稱靜

謐然未敢永保無虞此賊盜之難于捕緝也

一廳屬外藩蒙古招集民人私墾地畝動輒聚眾

乘間搶奪滋事遠則有王大均等爭地械鬥近

則有烏拉特西公旗槍斃民人多命等案其餘

命盜重案層見迭出多出尋常情理之外一特未可枚舉較別廳尤為繁劇圖若最難見效

清水河

一清廳村莊共三百八十六處或五六十里始見一村或一村僅兩三家居住並無紳士富戶商

賈亦甚寥寥一清廳四面皆山其地畝即就山坡墾種遇有大

風則浮沙壅積山水衝出則土盡石露其地最為硠瘠不堪耕種原墾上中下地一萬三千四

百餘頃額徵正耗銀三萬五千九百九十餘兩嗣地戶陸續潛逃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奉部

豁除至今計地八千一百五十一頃額徵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內有逃戶棄世糧銀七千餘

兩業經詳請委勘咨司咨部尚未履准豁除奏銷處分俱照口內地丁計算分數與別廳不同

催徵固難督催亦甚不易

托克托城

一查托屬地多沙據民鮮蓋藏歷年糧米每多拖欠現今各里糧所自立限狀接卯交納量予獎賞懲責尚不至有誤奏銷

一查民間詞訟之興小則錢債細故大則戶婚田產托廳蒙民雜處不無交涉地畝事件而歷年既久往往摺萬不消除親請查勘丈量明確外須咨查歸化城戶司檔冊令四至界址瞭如指掌遇有命盜各業界內保甲報明必須照例申請委員會審詳辦

一四至交界處所遇有案件應行分理不得互相推諉如準噶爾貝子一旗距廳一百二十里係與和林格爾分管各按里數畫清與別廳兼管各旗者同

藝文上二

蘇武別李陵

漢

蘇武見流寓門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
俯仰內傷心泪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答李陵

前人

童童孤生節寄根河水泥連翩游客子於冬服涼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
瑤光遊何速行願去何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
愴愴難久懷

李陵與蘇子卿

李陵見藝文上一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茲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錄別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丞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駕馬不可乘
晨風鳴北林熠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元鳥夜過庭鬢髻能復飛
褰裳路踟躕徬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廡子獨行如履冰
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
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石崇王明君辭并序

晉人苞石崇字季倫渤海
之子也少有智慧

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侯後遷
荊州刺史嶺南校尉致富不貲為趙王倫所

誅族
其家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為匈奴盛請

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
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涸溼朱纓
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廬加我閨氏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願做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文選注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後入朝非

荐女和親也強盛請婚殊乖
本事後此作者多謬宜矣

陸機飲馬長城窟行

陸機字士衡華亭人弟雲字士龍太康末兄弟

俱入洛時人稱為二俊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返去家邈以綿穉况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雨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葉街傳

斛律金敕勒歌

北齊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庾信昭君詞

後周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

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開府集二十卷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
圍腰無一尺垂泪有千行綠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

別曲真多恨哀絃須臾張

此詩疑少第四韻

千金公主题屏風

公主周宗室女嫁突厥沙鉢略者隋平陳以叔寶屏

風賜之公主傷周之亡心恒不平因書以自寄又楊妃外傳帝以虹霓屏風賜太真上彫刻美人長三寸許以水晶為地其器玩衣服皆眾累雜錯而成云隋煬帝所造以賜義成

此

公主墮入邊外貞觀初蕭
后持歸中國疑即屏屏也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
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情
予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
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

隋煬帝幸北塞

見巡幸及史鑑門

鹿塞鴻旌駐龍庭翠輦回
羶帳望風舉宮廬向日開
呼韓稽顙至屠者接踵來
索綯擊羶肉韋鞬獻酪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唐太宗飲馬長城窟

見史鑑門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
迴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
寒沙迷騎跡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
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
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釋子蘭飲馬長城窟

唐

遊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馬嘶聞水腥為侵征人骨
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上冤
骨若不沉水四海有還魂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咽

未向疑
有誤

劉沔出塞曲

見史
鑑門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
信是并州免年少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
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
汗馬收秋月疲卒卧霜風仍聞左賢王更欲圍雲中

常建塞上曲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若不歸刀頭怨秋水
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

昭君墓 前人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骨

迴車夜出塞立馬背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

李白咏蘇武

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入懷而生楊升菴丹鉛總錄謂杜少陵

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畧不著見因刊定李集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概今

書于此○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

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謂歸

來乎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詩注之誤少以

才名為探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荐于朝曰趙韃術數李白文章徵名並不就聞元初自蜀

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逐下荆門惠于許氏因久

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曰郢門一為別巴月三成弦可証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

詩有云顧予不及仕學劍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

古豐識畧 人部 卷三十三 六十四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
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
秦月樓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
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
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
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
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溇陽謫
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
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
舊遊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
焉之志而首邱之懷不忘哉其懷趙徵君
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隅朝憶相如臺
夕夢子雲宅然竟不果其願也竟終于采石
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覺
言云○又云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
與東山李白好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
史叙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致
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
稱之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
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于郢書燕說矣○

按太白客遊山東子美即以山東呼之亦無不可惟一統志當入流寓不當入人物耳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劉駕古出塞

駕字司南江東人工古風大中進士官國子博士與曹鄴友善

鄴登第不出京侯駕登科同去兩人俱以古詩名故相契如此

朔風不開花四氣多作雪此人尚多死况我本南越
古來邊塞地巡狩無遺轍九土耕不盡武皇猶戰伐
中天有高閣圖畫何時歇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上骨

郎士元塞下曲

士元字君胃中山人天寶進士官至鄧州刺史

寶刀塞下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
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夜靜邊風吹
獨倚營門望秋月

溫庭筠塞上行

庭筠字飛卿太原人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

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宣皇微行
過於逆旅以言辭獲罪又以南華非僻書語
忤丞相令狐綯誦方城尉流落而死溫貌甚
陋號鍾馗著有握蘭金荃漢南真藎諸集

燕弓弦勁霜飛瓦撲簌寒雕啼平野一點黃塵起雁
喧白龍堆下千蹄馬河源怒濁風如刀剪斷朔雲天
更高晚出榆關逐塞北驚沙飛迸衝征袍心許凌烟
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青

樓泪成血

王維塞上

維字摩詰太原人有別墅在輜川地極幽勝日以詩書肅傲其中蘇

東坡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鬱輪袍之說恐忌才者厚誣之

屬國過居延單車欲問邊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張喬書邊事

喬池州人有詩名咸通中與許崇俞坦之等為十哲京兆府解

試月中桂詩喬獨冠場

調角斷清秋征人倚戍樓春風對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蕃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

此詩似與許崇同至五原者

高適明妃曲

適與王昌齡之煥等齊名祺亭贊酒伶人詠其閑麗泪沾顯句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
肝腸隨玉輦形影向金微
漢地草應綠邊庭沙正飛
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前人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
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
歧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悠
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朱慶餘塞下曲

慶餘名可久以字行張籍擇其詩二十六章置諸懷袖而

推贅之因得重名登科世傳其闡意一篇有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

萬里去長征連年慣野營
入羣來擇馬拋伴去擒生
箭撚雕翎開弓盤鵠角
輕問看行遠近忽過受降城

雍陶塞上宿野寺

陶字國鈞成都人大中八年由國子毛詩博士出刺

簡州不喜賓客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陶有舊陶者引之進陶曰與公昧平生何云相

識道明曰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之句

陶大喜待之如曩昔友

塞上番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閒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許棠五原書事

見流寓門

西出黃雲外東懷白浪遙屋河愁立夜雷電獨行朝
磧迴人防寇天空雁避雕如何非戰卒弓劍不離腰

司空圖塞上

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登進士為禮部侍郎王凝所知凝坐法

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石為殿中侍御史不恐去臺初左遷宰相盧攜嘉其節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召拜禮部員外郎黃巢亂後隱居中條山王官谷自號耐辱居士所居處寇盜不入朱溫篡位石為禮部尚書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萬里隳城在三邊殺氣衰沙填孤障角燒斷故關碑
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悲將軍正閒暇留客換歌詞

李昌符塞上行

昌符字巖夢有詩名以婢僕詩五十首名聞公卿間遂登

第此亦似效子昂破琴意然風斯下矣

朔野烟塵起天軍又舉戈陰風向晚急殺氣入秋多
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汾陽無繼者羗首肯先和

張蠟登單于臺

見流寓門

聞

邊兵春盡迴，獨上單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
沙翻痕似浪，風急響疑雷。欲向陰關度，陰關曉不開。

朔方書事

前人

秋盡角聲苦，逢人惟倚戈。城池向隴少，歧路出關多。
雁遠行垂地，烽高影入河。仍關黑山寇，又覩漢家和。

雲朔逢山友

前人

會面却生疑，居然似夢歸。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
戰馬分旗牧，驚禽曳箭飛。將軍雖異禮，難便脫麻衣。

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張說赴朔

方軍

九齡曲江人相唐元宗致仕後軍執每
荐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草河右暫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帝京
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為奏薰琴唱仍題寶劍名
聞風六郡伏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鐘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宋璟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璟廣平人與姚崇同時為相

帝道薄存兵王師尚有征是關司馬法爰命總戎行
畫閣存威信分麾盛寵榮聚觀方結轍出祖遂傾城
聖酒山河潤天詞象緯明德風邊草偃勝氣朔雲平
宰國推良器臨戎挹壯聲至和常得體不戰即亡精

以智泉甯竭其徐海自清遲還廟堂上贈別故人情

白行簡賦得九月九日李陵得蘇屬國書

降虜意何如窮荒九月居三秋異鄉節一紙故人書

對酒情無極開絨思有餘感時空寂寞懷舊幾踟蹰

雁盡平沙迴煙消大漠虛回頭向南望掩泪對雙魚

劉禹錫送渾大夫赴豐州

禹錫字夢得登博學宏詞科為監察

御史坐王叔文黨被貶貞元初召還作元都

觀看花詩復出為播州刺史易連州又召入

為主客郎作再遊元都觀詩嘗與白樂天唱

和號劉白唱和集與裴晉公唱和號汝雅集

與令狐楚唱和號彭陽集

與李德裕唱和號吳蜀集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故吏來辭辛屨

國精兵願逐李輕車
羶裘君長迎風馭錦帶
英豪踏雪衝其奈
明年春日好無人
喚看牡丹花

李益飲馬泉

見流寓門

綠楊如水草如烟
舊是胡兒飲馬泉
幾處吹笳明月夜
何時倚劍白雲天
從來凍合關山路
今日分流漢使前
莫遣行人照客鬢
恐驚憔悴入新年

李商隱贈別契苾使君

商隱字義山河內人開化二年進士與飛

卿齊名人稱溫李俱以恃才說激為當路所薄官階不進坎壈終身

何年部落到陰陵
奕世勤王國史稱
夜捲牙旗千帳雪
朝飛羽騎一河冰
悉兒襁負來青冢
狄女壺漿出

